

盐源坝子的风

陈春海(四川凉山)

盐源县是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古县，位于青藏高原南缘，雅砻江下游西岸，因产盐而得名，因盐铁之利、山川之胜而远近文明，历史上曾以“南方丝绸之路”而兴盛。

到过盐源县的人都知道，从西昌出发，翻过两座大山(磨盘山和小高山)便进入一个偌大的坝子。这个偌大的坝子宛若一口巨型大锅从天而降，稳稳当当地支在四周的高山峡谷之间，这口巨型大锅敞开她博大的胸怀，养育着在这里栖息繁衍的各族儿女和万物众生，生生不息。

盐源县属于典型的折叠地貌，县城四周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峡谷，中部是起伏开阔的丘陵盆地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势地貌，使盐源坝子的风沙特别大。

盐源县的风沙可谓历史悠久，关于盐源县的风沙，在《盐源县志》盐源八景之《风洞仙踪》里就有这样一段记载：“柏林山峻峭嵒绝，两石穴，一大一小，值秋冬多风时，其穴飒飒有声，大风立至。足例，每岁三月三日，以牲祀山神，则风力渐缓，甘雨将至矣。”并有诗赞曰：

万窍呼以号，天地发真籁。

小小土囊口，却无元功在。

清乾隆年间，时任盐源县典史、盐源县丞的陈应兰，在他所作的《盐源竹枝词》中，也有关于盐源风大的描述：

一年大是半年风，镇日风沙遮碧空。

盼到柏林逢上巳，珠帘高卷百花中。

可见，千百年来，盐源各族先民们赖以生存的盐源坝子的风沙特别大，可谓历久不衰，源远流长。

从古至今，盐源坝子四周的高山峡谷挡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风，从每年的深秋季开始，盐源坝子便狂风大作，狂风卷着尘土吹来，整个盐源坝子变得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，地动山摇。

盐源坝子的风像脱缰的野马，一会儿，从高空呼啸而去；一会儿，又擦着地皮卷土而来，是那样的洒脱，那样的任性。风来了，便不分白天黑夜肆意地刮着。风势像大海里的海浪，一浪刚打过去接着另一浪又掀过来，时强时弱地在坝子里随心所欲，横冲直撞，任意驰骋。风来了，蔚蓝的天空变得混混沌沌，不再像往日那样明朗，空气中夹杂着沙尘的味道，不再像往日那样清新。

呆在家里的人们，不时会听到户外狂风撞击屋檐发出的呼隆呼隆的声音，狂风掠过电缆线发出极其尖锐的撕拉撕拉的声音，旧房上的木板被大风吹落，重重地砸在地上，门窗被吹得唧唧吱吱地乱响，屋顶仿佛快被风揭开要塌下来一样。户外的行人，像是在惊涛骇浪中挣扎的鱼儿，心神不定地在风浪中挣扎。风中夹杂着沙尘，打在脸上像被针刺一样，麻沙沙的，双眼被吹得红红的，不停地流泪。迎风行走的人们，还得将身子努力向前倾，两腿使劲向前迈才能前行；顺着风走的人

们，身子像被什么东西往前推着一样，不由自主地随着风势向前飞奔。大树的梢头被风吹得不能再低，落叶树身上的树叶被吹得七零八落，从树上落下的枯枝败叶夹杂着其他垃圾，随着风势漫天飞舞。树杈和电缆塔上的鸦巢被吹得七零八散，摇摇欲坠。在风中奔驰的轿车也感觉长了翅膀快要飘起来。

“黑井尘封白井开，狂风无处不飞灰”。冬天，盐源坝子田间地里的庄稼全部被收割，大片田地毫无遮拦地被裸露在外，广袤的盐源坝子就像西北的大漠，西域的边关，变得极其萧条荒凉。此时，柏林山顶的“风洞”也张开血盆大口，不分白天与黑夜地吐着寒气，就像黄风怪肆无忌惮地作起法事一样，要将盐源坝子刮地三尺。凛冽的狂风将盐源坝子卷起阵阵尘土，遮阳蔽日，太阳变得黄中透红，像凝固了的血块。家家户户的窗户外都堆着一层细细的黄色尘土，像沙滩在水退之后，留下水溜的痕迹。

最厉害的要数雪后的狂风。一场大雪过后，柏林山顶被铺上一层厚厚的积雪，从山上吹进盐源坝子的雪风，呼啸而来，寒气刺骨，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，耳朵、鼻子被冻得红红的，隐隐作痛。那些体质较差的人，因禁不起刺骨的雪风的洗礼，而纷纷遭遇感冒病。家家户户的老人们顶不住寒风的吹打，一大早就不约而同地在各自的家门前，在火盆里放上干碳，借着风势将干碳迅速吹燃，急急忙忙

将火盆端进自己家里，围着火盆取暖。

盐源的风大是出了名的，与陈应兰同一时期曾在盐源县任知县的王濯亭所作的《盐源杂咏》组诗中，也有关于盐源县风大的描述：

眼底沙尘十丈红，秋生雨歇又生风。

重阳节后潇潇起，吹到明年四月中。

盐源坝子的风期特别长，从每年的农历九月一直要吹到第二年农历的三四月。

立春过后，盐源坝子的风由原来的狂躁任性，慢慢变得柔和起来，在盐源坝子里刮起“催水上树”风。此时，盐源坝子的风变成春天的信使，像催生婆似的，呼隆呼隆地呼唤着沉睡已久的盐源坝子。慢慢地，柳枝开始吐出新芽，山坡慢慢冒出若隐若现的新绿。随着风儿摇曳的梨树、桃树、苹果树次第开出洁白的梨花、粉红色的桃花、粉白色的苹果花来，枝头的花儿在春风的吹拂下，慢慢盛开，然后又慢慢被风吹落，每当梨树、桃树、苹果树上的花儿落尽，盐源坝子开始变得树木葳蕤，田地葱茏，盐源坝子的风也慢慢地消停了。

如今，盐源县委、县政府充分发挥盐源坝子富足的光热条件、土地资源和风能资源，在盐源坝子大力发展苹果、核桃、花椒等经济林木和风能发电。成片的果树园，对挡风防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，盐源坝子像小江南一样，一年四季瓜果飘香，盐源坝子猎猎的风也慢慢地变得温顺了。

和文字两情相悦

何东四川成都

一日和几位作家茶聚，大家谈起各自的作品，都颇敬重自珍。一位作家说：“我写稿子，完全是抠脑袋一字一句抠出来的。哪怕只是几行小诗，也要想半天。”另一位作家已年过花甲，曾在成都各大报刊发了很多稿子，是一位知名作家。近年来，却写得较少，但每写一篇，质量都很高。他说，自己退休后参加社会活动少，外出采风的机会也不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决不闭门造车，胡编乱造，更不会去剽窃、拼凑，那太没意思了！强扭的瓜不甜，抄袭拼凑出来的所谓文章或诗歌，横竖都别扭，因为文字和你没有感情，即便被抄袭者强行霸占，这些文字仍不真正属于你！所以，他宁缺毋滥，不为写而写。

这位作家的话引发了大家的共鸣，一位美女作家告诉我们一件抄袭者被抓“现行”的狼狽事。她的一位作家朋友，是写小说的，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发表在一个内刊上。谁知有一名长期舞文弄墨的作者，已是古稀之年，看到这篇小说，觉得从内容到描写手法上都很好，按捺不住从羡慕到占有的冲动，自以为这是本内刊，剽窃了也无人知道。于是鬼迷心窍，把小说从标题到内容原封不动地剽窃，署上自己的名字，投给沿海一家市级公开刊物，发表后，抄翁欣喜若狂。可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！剽窃一事，很快被作家发现。作家非常愤怒，怒斥其剽窃行径：“我辛辛苦苦写的小说被别人一字不改剽窃发表，就如同自己的孩子跟别人姓了，真是奇耻大辱，令人极其愤慨！你这样做，既违法又缺德，你的良心能安然吗？”真是晚节不保，令人不齿！

抄翁“发表”的快感荡然无存，毕竟他是退休干部，从事写作已有数十年，如今剽窃被识破，弄不好就会身败名裂，吓得他顾不上什么颜面，声泪俱下地向作家求饶，求作家不要把此事公之于众，否则，他死了的心都有。说实话，求饶的话说得可怜巴巴，谁听了都替抄翁难为情。可悲的是，直到最后，抄翁想到的仍是自己的面子，怕面子被撕下，其真实的丑陋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哎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！

我想起十多年前，收到一个知其名却从未见面的作者的来稿，是邮寄。他四五十岁吧，在本地也算小有名气，经常在一些报刊发表文章。这次他写的是—篇鸡汤似的人生感悟，我拆开后看，总觉得里面有一段话约 300 来字很熟悉，仔细一看，这不是我在一篇游记里写的吗？而且这段文字是我文章结尾的点睛之笔，颇为喜欢。这篇游记在几家报刊发表过。我马上在电脑里调出来一对，连标点符号都一模一样。哈哈，这抄袭投稿也太戏剧性了。

我打电话给这个作者，问他这篇稿子是不是原创？引用过别人的文章没有？他信誓旦旦地说绝对原创，没引用过任何人的文章。我立马指出他抄袭我的这段文字，并把发表文章的报刊名一一点出。他显然措手不及，在电话里尴尬沉默了一阵，但仍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诡辩没抄。我非常生气，把他狠狠地批了一顿，质问他这世上有相同的两片树叶吗？

最后，他理屈词穷，含糊辩称是引用，也不记得是我写的(看来，他是抄袭常客)。我说你引用为啥不打引号？刚才问你，你不是说没引用过任何人的吗？他开不起腔，这才向我道歉说不是故意抄袭，是先摘录在笔记本里，后来不由自主写进他稿子里，今后一定改正。我不想和他多说，压了电话。自此后，他再无暇向我这儿投稿。他在我的心目中，自然也没人设崩塌！

还有 的抄袭者，不是整段整篇抄，而是“化整为零”，将一位或多位原创者的文章或诗歌活生生肢解，分散在他的“作品”里，以为自己聪明，无人知晓。但这样做，无异于上半身是借别人的西装领带，下半身是自己的牛仔褲运动鞋，不伦不类，内行一看就是不合文章脉络的拼凑，迟早会露出马脚，被人揭穿和鄙视。

试想，此时此刻，剽窃者对我们的“恋人”觊觎已久，垂涎欲滴，动了歪心思，偷偷摸摸明火执仗来抢夺、霸占，我们肯定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”！而剽窃者的下场如何，其实早有答案，毋庸赘言！最关键的是，既然剽窃是见不得阳光的，剽窃者的内心同样是做贼心虚，整天提心吊胆，一旦东窗事发，则丑态百出，无颜立足于世间也，还有何资格称自己是“作家、诗人”？如果真的江郎才尽，又不甘寂寞，那就老老实实多读书，多深入生活，给自己充电。

无论是剽窃者或腐败分子，还是记住陈毅元帅的箴言吧：“手莫伸，伸手必被捉！”



甘孜风光之三 龚建忠 摄

烟雨雅安

张永春(陕西咸阳)

雅安是我西行的首站，它素有“川西咽喉”“西藏门户”之称，是正式进入川西的标志。仅听雅安这一称呼，就给人一种清新淡雅、安静祥和的感觉。正值雨季，笼罩在烟雨里的雅安别有风韵，似一幅淡墨写意的山水画，几分宁静中，又平添了几许浪漫。

在雅安的风雨桥头，我们寻了一家名为“地主老财土菜馆”的饭馆，外观风格古朴规模不大，走进后发发现室内布置得古色古香，我们很是喜欢，就特意选了临窗的位置。窗外便可见雅安的母亲河青衣江，青衣江古称“若水”，又称平羌江，李白《峨嵋山月歌》里的“影入平羌江水流”即指此水。至于这“若水”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“上善若水”，虽然两者所指不同，但都给人一种美好的感觉。

横跨江岸的便是雅安的标志性建筑——风雨桥，又称“雅安廊桥”，据说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廊桥。烟雨朦胧中，风雨桥横跨青衣江两岸，在斜风细雨中安然若画，一桥水墨，让人思接千古，不禁慨叹老天成全，一切都恰好赶上，心中自然欢喜。

刚落座，一位头上包着小碎花蓝布巾的雅安女子便盈盈含笑而来。雅安果然与别处女子不同，只见眼前这女子，许是青衣江 waters 长年的滋润，外表纯朴却掩眉目间的清秀，笑容得体自然大方，着一身素雅的浅蓝色小花布衣，如同窗外羌江的若水清澈明亮，此地此刻，用“若水盈盈”来形容眼前的雅安再合适不过。

在雅女的推荐下，我们要了当地特有的雅鱼和两个素菜。等待过程中，倚

窗远眺，一叶扁舟轻泛水中，显得烟雨中的江面更加平静祥和。伸手窗外，轻抚细雨，似有似无。风渐渐，雨纤纤，心思欢喜细添，眼前景致不得不让人陶醉其中。清蒸出锅的雅鱼外观除了比鲈鱼稍长一些，几乎看不出其他区别，但入口后差别立现，鲜鱼肉嫩，自带清香，绝无半点腥昧，小口细品鱼肉后再来一匙鱼汤，鲜香美味顺喉而下，此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。两个普通家常菜，其中一个是一空心菜，雅女却称它为“爱情菜”，我们间有什么说法，雅女莞尔一笑后讲道，一对贫寒夫妻，用空心菜煮稀饭艰难度日，丈夫煮饭时无意中发现，米粒都进了菜梗中，便谎称喜欢喝粥，把野菜菜全给妻子吃了，最后丈夫因营养不良死去，所以把空心菜叫“爱情菜”。我们听后唏嘘不已，没想到普通的空心菜竟还有如此美丽的故事。

欣赏着窗外朦胧如烟的雅雨，细细品味着美味的雅鱼，耳边是雅女缓缓道来的故事传说，“雅安三绝”居然在同一时刻让我们全部体会到了，真是快哉！幸哉！

《陈忠实五篇小说》

陈忠实的第一本书

姜红伟(黑龙江大兴安岭)

作为中国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之一，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的名字对于文学爱好者来说可谓是“家喻户晓”。如果问大家，陈忠实有哪些成名作和代表作？相信大家一定会如数家珍地列出短篇小说《信任》、中篇小说《蓝袍先生》、长篇小说《白鹿原》等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篇目。

然而，如果我再问大家：您知道陈忠实的第一本书吗？面对这个问题，我估计广大读者，特别是陈忠实小说的研究者一定是这样回答：陈忠实的第一本书，是 1982 年 7 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《乡村》。而这个答案，却是值得商榷的。其实，陈忠实的第一本书，并不是大家公认的那本《乡村》，而是另有“别册”。那么，陈忠实真

正意义上的第一本书是哪本呢？陈忠实的第一本书是《陈忠实小说五篇》。

《陈忠实小说五篇》由陕西省西安市文联创作联络部编印出版，铅印，32 开本，83 页，印制比较简陋，无封面，有封底。共计收入陈忠实创作发表的 五篇短篇小说和一篇文章：《信任》（原载《陕西日报》1979 年 6 月 3 日和《人民文学》1979 年第 7 期）、《徐家园三老汉》（原载《北京文艺》1979 年第 7 期）、《心事重重》（原载《长安》1980 年第 1 期）、《石头记》（原载《群众艺术》1980 年第 7 期）、《猎的喜剧》（原载《延河》1980 年第 2 期）和《我信服柳青三个学校的主张——写作〈信任〉的体会》（原载《陕西日报》1980 年 4 月 23 日）。其中，《信任》是陈忠实的成名

作，曾经荣获 1979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尽管，这本《陈忠实五篇小说》没有标注具体的出版时间，但是，根据陈忠实最后一篇文章《我信服柳青三个学校的主张——写作〈信任〉的体会》的发表时间来推测，基本可以判定，《陈忠实五篇小说》的出版时间是 1980 年下半年。

据考证，这本《陈忠实五篇小说》是陈忠实出版的第一本书，更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，尽管没有公开发行，尽管读者数量不多，尽管装订简陋，纸张粗糙，但是，对于当时的陈忠实来说，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和特殊的价值，因为，这毕竟是他从事文学创作以来出版的第一本书和第一本小说集。

霜月醉

任崇喜(河南开封)

霜降之前，一场场雨，应景而来，让酷暑缩小身子，拓展秋天的空间。

霜意缤纷，渐浓的景致，如水墨千般渲染而开。月光与霜，相遇在一起，在无边的绚烂里，清意淡淡。

一束束起于黄昏，穿越长夜的月光，在时间的幽深里滴落，开始动人的低吟浅唱。用月光波激灌的光芒，映照，每一处，都是动人的诗章。一片月光，就能湿透人的心房。

“梦里醒来的时候，推窗，发现天上还洒着月光……”玉盘一面，幻化出行走远方的翅膀。一只神奇的巨手，徐徐拉开金色的帷幕，整个大地豁然开明。

院墙外，树木繁茂，枝叶密集，挡不住明月，皎洁的光亮，凝成云朵的原乡，诗意张扬。夜色深蓝，星儿闪着微光。脚步，在夜色水中滑行。

举头望月，墨色的云，白色的云，簇拥在圆月的周围，一如起舞的舞袂。轻渺、柔润、丝滑的月，翩跹就简，在野外信步。风凉，摇曳妩媚的村庄。月光与大地之间，浩荡的风，夹杂着清芬的草木香。

月光安祥。落在楼宇之巅，落在草地之上，落在流水之中。

落在，心里想去的每一个地方。

月华灿烂，星光曼妙。夜色缓缓铺过来，原野寂寂无言，满耳虫鸣。这些可爱的虫儿们，仿佛前世的冤家，在特定的姻缘里，与你促膝而坐。月光如水，在哗哗地流淌，舒缓，浪漫，宁谧，朦胧。虫儿呢喃，月色入心，心境一片澄明。

月光是万物的共鸣。月光是怀旧的民谣，借着秋的秀色，倾吐光阴里的过往。“月亮光光，装满筐筐，抬进屋去，全都漏光。”欢腾的童谣不知被谁带走，杳然不知去向。

谁为霜月醉？心有千千结。

从古到今，在葳蕤的文字里，繁盛的月光，被风过滤过，清脆，明亮。月色简单。如同生活里的一切，美的极致，便是自然。

简单的月光，却能给心疗伤。温一壶月光，下酒。被月光唤醒。月光安然，唱人间温暖。天高地迥，光阴一天天薄凉。经纬线上，留下对诗与远方的继续。在时光的积淀下，回到思念的故乡。

花好月圆，人世间的终极，不过是彼此的挂牵。思念，从一束束月光开始。思念是如此明晰，明晰得就像复苏的疼痛，涌动着期盼的安静，疼痛间是熨帖，失落中有效吻。

月光，如此敞亮。一切都恰到好处，洋溢的是无尽的遐想……

天上的古镇

魏太红(四川雅安)

到望鱼古镇纯属巧合，从海子山返回的路上，顺道去了趟望鱼古镇。

望鱼古镇特殊的地理位置，是比肩其他古镇的不同之处。想与其谋面，需走完一段笔直陡峭的石阶方能一睹它的尊容。400 多年的历史，古镇不变的容貌，令世人叹为观止。站在新镇上，抬头仰望古镇，仿佛修造于天上的城堡。126 块青条石镶成的台阶，犹如天梯一般，却是连接古镇与新镇的必经之路。

上得台阶，老街一字形延展，几十户人家，排列两边，四合头天井，吊脚楼，青瓦木房，高低错落，首尾相连。临街屋檐统一向伸展，檐口紧挨，留出街道宽的有限空间，鸟瞰犹如一道不规则的豁口。青石板铺砌的街道，屋檐坎和进屋台阶成了古镇的一大特色。街道很窄，顺弯就弯，受两边房屋气势压迫，走在街上，仿佛进入峭壁峡谷。

一处似曾相识红木亭阁，是古镇现在的地标，叫望鱼石。柱子上红漆脱落变黑，“望鱼石”鎏金字匾格外醒目，尖而高的亭顶，透着一股深奥莫测。亭阁地势显赫，建筑风貌与古镇房屋异曲同工。亭阁不远处，有一株长势茂盛高大的芭蕉树。让人不免想起，宽大的芭蕉叶与周公河的雅鱼曾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古镇的农耕文明也在鱼和芭蕉叶的守望中，以一种时深时浅的乡愁，薪火相传，古镇浓郁的原生态生活气息仿佛在昨天才隐约散尽。

漫步古镇街头，空气中传来一阵阵刺鼻的潮湿味，我发现，屋檐下的板壁，柱子，匾牌，墙角，雕花窗棂，大多斑驳脱落，留下一道道模糊不清的黑或白的印迹，古镇的兴盛和衰败都被无声记录在上。

雨水是古镇忠实的游客，在长期的屋檐水噼啪声中，古镇终究被一抹绿色染出了一种种别样的沧桑。屋檐坎、台阶上，石板缝隙间，仿佛一夜之间长出了许多毛茸茸苔藓和一茬茬青草，在古镇日益沉静的时候，显出生命不经意间的旺盛。偶尔闪出的一只猫、一只狗打破古镇的宁静，让人仿佛看到了青瓦上袅袅飘散的烟火之气。

目之所及，有声无声的，有情无情的，尽为琐碎，无论怎样一种喧嚣夺主的出现，一块块凹凸不平的青石板，被岁月打磨，黝黑而富有光泽，它们才是古镇不死的生命，仿佛古镇的脊梁。历久弥坚的才识，恰是当年古镇先民的风骨，早已植入后人们的骨髓、血脉和灵魂中。恍惚间，一行披蓑衣穿草鞋的人行走在青石板上，真实与虚幻间，时间如漏沙般在指缝间滑过。

不远处，一间房门紧锁的老屋，檐口下悬挂一块巨大匾牌，依稀可辨“举案齐眉”四个大字，让人驻足观望。紧挨的是一家文创染坊，染坊挂满了各色染布，店家不慌不忙打理手中活，静静地等待顾客的光临。檐坎边，有年轻人在兜售油炸小鱼，尽管无人问津，年轻人还是专心致志做着煎炸。也许耐心和缘分，早已演化成古镇今天的一种人文景致，从前“举案齐眉”是古镇的传统美德，今天随遇而安的从容与自信已融入古镇的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瓦，成为了一种文化自觉。在一处立有一块“红军会议旧址”的石碑前，阅读石碑上的文字，让人心潮澎湃，曾记否，古镇也是红军照耀的地方。

古镇街道不长，游客不多。一束阳光薄片般穿过屋檐口，照亮房屋窗棂，将影子投射在街道的青石板上，仿佛完成了一次天地之间的时空对话，给人一种惬意之感。霎那间，古镇昔日茶马互市的光景，恍惚又浮现在眼前，马蹄踟蹰，铃铃叮当，人头攒动，一派热闹繁华的景象。

旁边，近在咫尺的望鱼新镇，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与古镇形成鲜明对照，也许这才是真实的望鱼古镇，新旧之间，散发与众不同魅力和清新的自然韵味。